



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兰州大学民族学精选文库

LANZHOU DAXUE MINZUXUE JINGXUANWENKU

阿拉善蒙古研究

ALASHANMENG GU YANJIU

梁丽霞 著



民族出版社

兰州大学民族学精选文库

LANZHOU DAXUE MINZUXUE JINGXUANWENKU

阿拉善蒙古研究

选题策划：杨 青

责任编辑：杨 青

封面设计：汉风斋

ISBN 978-7-105-10077-4



9 787105 100774 >

定价：52.80元



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兰州大学民族学精选文库
LANZHOU DAXUE MINZUXUE JINGXUANWENKU

阿拉善蒙古研究

梁丽霞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拉善蒙古研究 / 梁丽霞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5

(兰州大学民族学精选文库)

ISBN 978 - 7 - 105 - 10077 - 4

I. 阿… II. 梁… III. 蒙古族—民族历史—研究—
阿拉善盟—清代 IV. K2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7826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mzpbs.com>

北京金若龙公司微机照排 北京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总编室电话: 010 - 64212794;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11734)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3 字数: 390 千字

印数: 0001—1000 册

ISBN 978 - 7 - 105 - 10077 - 4/K · 1662

(汉 827) 定价: 52.80 元

编委会主任：杨建新
编 委：马曼丽 王希隆 王洲塔
 徐黎丽 赵利生 李 静
 杨文炯 武 沐 切 排

兰州大学走过了一百年的峥嵘岁月。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成立也快十年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出版这套文库，献给哺育我们成长、关心我们工作的兰州大学和兰州大学的全体师生。

民族学在兰州大学只有十多年的历史，与许多兄弟学科相比，他只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因此他曾被忽略过、轻视过，不过这个有极强活力的生命，终于还是在兰州大学这块沃土上坚强的成长起来，为自己争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至今，兰州大学的民族学已经是博士学科一级授权点，拥有五个二级博士点，同时是国家重点学科。作为民族学科的载体，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也成长壮大，成为在国内小有名气的科学研究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新的研究型实体。

不到十年的岁月里，在中心的老师们辛勤耕耘下，仅由中心老师及他（她）们指导下写出的民族学专著就达八十多部。现在摆在您面前精选出的这套文库，就是这些年来，中心师生用知识、智慧和汗水辛勤浇灌出的部分成果。当然，“精选”者，仅指从上述八十多部专著中精心选出者之谓，并非一定是精品。但是我们有信心，经过我们的扎实工作和潜心研究，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精品问世。

借本文库出版之际，还想就当前我国民族学的发展，说一些心得和体会。

民族学（Ethnology）在20世纪初传入我国学术界时，初译为“人类学”、“民种学”。至20世纪20年代，蔡元培先生始将其译为“民族学”。这一译称虽不完全符合希腊文的原意，也没有紧扣该学科在西方的主要研究对象，但“民族学”这一译称，却十分符合中国的实际。

中国古代虽无“民族”一词，但中国古代用于表达民族共同体的“族”一词的含义，已具有了“民族”这种人们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和轮廓。中国古代的“族”，种类繁多，形态多样，发育充分，作为人们的共同体，拥有鲜明的诸多共同因素。而且“民族学”作为一种学科传入中国之时，正是中国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十分突出的时期，民族问题已成为涉及国家社会稳定、领土完整的大事。民族问题，从清末以来就与社会稳定、边疆安全、抗击外国入侵问题完全结合在了一起。因此这一译名一出现，立即成为中国学术界普遍采用的名称。

至今，我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仍有密切关系，而且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民族学就是西方的文化人类学，但是，实际上由于中国的民族和民族问题与一些发达国家的“民族”、民族问题和“族群”有很大的区别，因此中国民族学在研究中已经凝炼出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主导思想，也就是说，中国学术界，在运用从西方传来的“民族学”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密切与中国的民族实际相结合，逐步创建和成长出了中国化的民族学。民族学在中国流行百年的历史，就是民族学中国化的过程。

民族学这门学问在中国，其基本学术概念就是“民族”，他就是研究民族这种共同体及其发展的一个学科，不研究民族，他在众多的学科中就没有地位，也就失去了他存在的价值。他的基本任务，是研究和揭示民族的产生、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规律，他是一门科学；民族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民族这种特殊人们共同体构成的诸要素，揭示这些要素在民族共同体中的发展、变化、作用、相互联系及其运行机制；民族学当然还要研究和揭示每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质及其具体发展规律。中国的民族并非仅仅是文化群体，而是一个与政治密切相联，关系到社会、经济、文化、历史、心理及种族、生物等诸多因素的群体，研究他必然涉及众多的学科，因此民族学又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很强的学科。

民族学在中国学术界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中国民族学即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就是这个过程的结果。中国民族学与国外民族学，有密切的联系，中国民族学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目标、研究传统、研究视角等方面，继承和吸收了大量国外民族学的优良成果，同时，中国民族学又有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主要表现在下列五方面：

1. 在指导思想方面，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放眼中国和世界民族、民族问题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充分反映和吸收世界民族学发展的优秀思想和最新成果，促进中国和世界各民族的平等、和谐发展。

2. 在内容方面，以中国民族学和民族问题为基本内容，构建符合中国和世界民族新发展的知识体系。

3. 在方法方面，采用实证的、思辨的、比较的、综合的多种方法，定性与定量结合，描述与分析综合结合，田野与文献结合，充分使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民族学研究有更加广阔的道路。

4. 在视角方面，认为民族是一个包含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心理及种族、生物等各种因素的群体，是一个综合的社会群体，全方位研究揭示民族的各个方面，是民族学的显著特色。

5. 在思想传统方面，继承中国古代对民族实体、民族关系、民族问题丰富而深邃的思想认识，吸取中国历史上处理和对待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经验、政策和方法，使民族学在具有数千年多民族共处历史以及积累了深厚传统民族思想的中国，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和发展。

具有这样一些特色的中国民族学，既是当前广大中国民族学者的研究实践，也是多年来中国民族学界的主流愿望。

本文库的出版，就反映了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想在推动民族学中国化，创立有中国特色民族学方面做些工作的强烈愿望。

欢迎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2009年4月

绪 论

第一章 阿拉善蒙古先世史研究

- 第一节 阿拉善蒙古人的先祖——拙赤·合撒儿 (23)
- 第二节 蒙、元时期合撒儿家族的兴盛及其原因 (30)
- 第三节 北元时期合撒儿后裔所属部落的变迁 (39)
- 第四节 四卫拉特联盟中的和硕特部 (46)

第二章 阿拉善蒙古部落形成及其行政建制研究

- 第一节 阿拉善蒙古的来源 (56)
- 第二节 阿拉善蒙古与西北地区各方政治势力的关系 (63)
- 第三节 阿拉善蒙古与清王朝之间的相互选择 (66)
- 第四节 阿拉善蒙古游牧地的变迁及旗制的演变 (72)

第三章 阿拉善蒙古的社会组织及统治体系

- 第一节 等级制度 (82)
- 第二节 行政区划 (85)
- 第三节 统治机构 (86)

第四章 阿拉善蒙古与清皇室联姻研究

- 第一节 阿拉善蒙古与清皇室联姻史事 (93)
- 第二节 阿拉善蒙古与清皇室联姻的特点 (102)

- 第三节 阿拉善蒙古与清皇室长期联姻的原因 (106)
- 第四节 阿拉善蒙古与清皇室联姻的作用与影响 (113)
- 第五节 小 结 (125)
- 附：阿拉善蒙古与本族其他部落和其他民族联姻史事 (126)

第五章 阿拉善蒙古军事活动研究

- 第一节 清前期阿拉善蒙古的军事活动 (129)
- 第二节 清中后期阿拉善蒙古的军事活动 (140)
- 第三节 乾隆年间西北回民起义过程中的阿拉善蒙古 (147)
- 第四节 陕甘回民起义期间的阿拉善蒙古 (155)
- 第五节 小 结 (171)

第六章 阿拉善蒙古社会经济研究

- 第一节 阿拉善蒙古地区的畜牧业经济 (196)
- 第二节 阿拉善蒙古地区的农业经济 (204)
- 第三节 阿拉善蒙古地区的商品贸易经济 (217)
- 第四节 阿拉善蒙古地区的采矿业 (231)

第七章 阿拉善蒙古盐务问题研究

- 第一节 清前期阿拉善蒙古盐务问题研究 (238)
- 第二节 清后期阿拉善蒙古盐务问题研究 (258)
- 附：民国时期阿拉善蒙古盐务概述 (275)

第八章 阿拉善蒙古地区民族构成与宗教信仰研究

- 第一节 阿拉善蒙古地区的民族构成 (279)
- 第二节 阿拉善蒙古人与藏传佛教的渊源 (286)
- 第三节 藏传佛教在阿拉善蒙古地区的传播和发展 (289)
- 第四节 藏传佛教对阿拉善蒙古社会的影响 (298)
- 第五节 其他宗教在阿拉善蒙古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304)

第九章 清末民国间阿拉善蒙古与天主教关系研究

第一节 天主教在阿拉善蒙古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309)
第二节 阿拉善旗与天主教会的矛盾与冲突	(314)
第三节 阿拉善旗收回地权的斗争	(325)
第四节 天主教对阿拉善蒙古社会的影响	(330)
附 录	(338)
一、引用及参考文献	(338)
二、阿拉善蒙古王公世系表	(351)
后 记	(353)

本书以额（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的一支——阿拉善蒙古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对其历史发展进行纵向考察，从探究阿拉善蒙古的源流及其先祖的活动轨迹开始，直至该部蒙古的形成，通过时间线索进行梳理，以期从总体上对阿拉善蒙古的历史有所把握。另一方面，对阿拉善蒙古发展过程中的若干横断面进行深入探讨，并形成相关专题研究，力求在若干专题研究中有所突破。

一、概念的诠释

（一）贺兰山·龙头山·阿喇山——“阿拉善”名称的来源

阿拉善是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一个区域，今与甘肃、宁夏以及蒙古国相邻。阿拉善地区汉代属北地郡；后归前凉、后凉、北凉以至唐；唐代属于甘州（今张掖）、凉州（今武威），归河西节度使管辖；宋代属西夏版图；元代属甘肃行中书省；明代“为边外地”，东西蒙古诸部落曾先后占据此地。^①“阿拉善”作为一个区域概念出现的时间比较晚，至少在清代以前，一直没有形成过现在我们看到的“阿拉善”的地理概念。

关于“阿拉善”这一名称的来历，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是来源于“贺兰山”的发音。《大清一统志》中记载：“贺兰山在（阿拉善）旗东，与宁夏边接界，土人名阿拉善山。”^②魏源在《圣武记》中沿用此说法：“贺兰山厄鲁特者，俗所称阿拉山蒙古也。阿拉山即贺兰山，亦

^① 参见宋志刚：《内蒙古疆域考略》，152页，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史馆，1981。

^② （嘉庆）《大清一统志》，卷545，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

讹阿拉善，皆语音之转。”^①另外，亦邻真先生对于“阿拉善”名称的由来曾进行过详细考证，他也认为位于阿拉善和宁夏界限上的贺兰山与“阿拉善”有直接的关系。^②最重要的根据是《蒙古秘史》第265节，在关于1226年成吉思汗攻打西夏的一段记载中出现过“贺兰山”这一名称，书中的“贺兰山”是原汉字标音“阿喇筛”的旁译，亦邻真先生通过对“阿喇筛”进行语音上的复原，考证了“阿喇筛”最初指的是“贺兰山”，而“阿拉善”即如“阿喇筛”一样，指贺兰山的另一种标音方法。

亦邻真先生对于“阿喇筛”与“贺兰山”之间语音关系的考证无疑颇具影响力和说服力，但笔者认为，作为地理概念出现的“阿拉善”这一名称，或者说，作为阿拉善蒙古人的游牧地“阿拉善”这一地名的形成，与亦邻真先生的上述考证有所出入，主要在于清代出现的“阿拉善”与在《蒙古秘史》中出现的“阿喇筛”之间并不是对等的关系。

韩国学者金成修认为：“阿拉善是与阿拉善和硕特旗的形成同时出现的一个地名。”^③对此，笔者也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阿拉善地名形成的标志是阿拉善蒙古人获得固定的游牧地，早于阿拉善和硕特旗的设立。当然，要考察“阿拉善”这一地名的形成过程，需要对这一区域经历的历史作相应的探究。“阿拉善”这一名称来源于“阿喇山”，即为“阿喇山”的谐音，这是没有异议的，但“阿喇山”最初所指的并非是宁夏边外的贺兰山，而是甘州北部的“龙头山”（蒙古语名为“阿喇克鄂拉”）。

龙头山位居甘州北部山丹城附近，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当时被准噶尔部噶尔丹击败的居于甘、凉一带边外的和硕特部民众（即阿拉善蒙古之前身）向清廷提出“赐居”的请求，鄂齐尔图之孙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希望清廷允许他“率所部，居龙头山之地”^④。对此，清廷派理藩院侍郎拉笃祜对龙头山的位置进行了详细勘察：

① 魏源：《圣武记》，卷3，北京，中华书局，1984（下引该书同此版本）。

② 参见亦邻真：《额济纳·阿拉善·杭锦》，见《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

③ [韩]金成修：《十七世纪末蒙藏政局与阿拉善和硕特》，见《明清人口婚姻家族史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

④ 《清圣祖实录》，卷104，康熙二十一年八月乙酉条。

拉笃祐覆奏：蒙古称龙头山谓之“阿喇克鄂拉”，乃甘州城北东大山之脉络，绵衍边境。山之观音山口，即边关也。距甘州城三十里，距山丹城三里。其夏口城距山口而建，自夏口城至潢川堡，相去五里。山尽为宁远堡，此堡在边外。龙头山，与宁远堡相去里许，其间有长（昌）宁湖界之。^①

这是阿拉善蒙古部落形成之前，其首领首次向清廷提出“赐居”之请，同时也得到了清廷积极的回应，因而具有重要意义。当时这一部分和硕特部流民“俱于龙头山北游牧，罗卜藏袞布之意，欲占长（昌）宁湖耳”^②，即罗卜藏袞布阿喇布坦试图率部迁往龙头山以南，靠近有水源的地区游牧。在清廷看来，龙头山南部一带“内地兵民耕牧久，不宜令新附蒙古居”^③。此次“赐居”虽未有结果，但从中可以看出龙头山与和硕特流民之间的密切关系。其后不久，和硕特部另一首领和罗理也向清廷提出了居住龙头山一带的请求：“欲居阿喇克山之阴，以遏寇盗，不使纷扰边疆。”^④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清廷正式为和罗理等人划定的游牧地，即是在以和罗理请求的“阿喇克山之阴”的基础上形成的，大致位置为龙头山以北、贺兰山以西、额济纳河以东、喀尔喀蒙古以南的区域。^⑤笔者认为，这一固定游牧区域的划定，即标志着阿拉善蒙古部落的形成，同时也标志着“阿拉善”这一地域名称的出现。

另外，对于龙头山、贺兰山与阿喇山（阿拉善）之间的关系，笔者在档案中也发现了一些有益的线索。

乾隆六年（1741年），阿拉善蒙旗之蒙古民众与内地汉人因边界问题引起纠纷，在阿拉善旗王府与内地相关地方官府之间的诉讼案卷中，对“贺兰山”与“阿喇善山”有明确的位置说明。“贺兰山乃宁郡之屏瀚，”^⑥即指宁夏府边外之山脉，当时阿拉善王阿宝“在贺兰山后之定

① 《清圣祖实录》，卷104，康熙二十一年八月乙酉条。

② 《清圣祖实录》，卷104，康熙二十一年八月乙酉条。

③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11，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下引该书同此版本）。

④ 《清圣祖实录》，卷122，康熙二十四年十月壬子条。

⑤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122，康熙二十四年十月壬子条；卷128，康熙二十五年十一月癸巳条。

⑥ 阿拉善左旗档案馆馆藏档案：101-3-45，60页。

远堡(营)居住。”^①而阿喇善山则在“甘州边外”，其附近为宁远堡、昌宁湖、镇番等地，^②则此处所指之“阿喇善山”即为“龙头山”，这是毫无疑问的。由此可见，无论是当地的蒙古人，还是与他们相邻的内地人，都将“阿喇(善)山”作为龙头山的指称，而不是指代贺兰山。那么，由“阿喇山”语音转变而来的“阿拉善”一名，其最初的来源自然也应追溯至“龙头山”，而非“贺兰山”。

(二)“阿拉善蒙古”概念的界定

本书所研究的“阿拉善蒙古”，在概念上兼具两重含义。

首先，“阿拉善蒙古”是一个蒙古部落的名称，具体指代生活于阿拉善地区的蒙古人。由于这部分蒙古人原属漠西额鲁特蒙古中的和硕特部，所以文献中也称之为“阿拉善额鲁特蒙古”或“阿拉善和硕特蒙古”。本书为行文方便，概称之为“阿拉善蒙古”。在清代文献记载中，最初将这部分蒙古人称为“厄(额)鲁特蒙古”，以其所居之地“阿拉善”为其命名的时间较晚。阿拉善左旗档案馆所藏清代历史档案中，最早出现“阿兰山郡王罗卜藏多尔济”以及“阿兰山官兵”等称谓是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③；在《清实录》中，最早以“阿拉善”命名该部蒙古是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④，此后，“阿拉善蒙古”一名逐渐取代“厄鲁特蒙古”这一指代不甚明确的称谓，成为迁移至阿拉善地区的这部分额鲁特蒙古人的特有名称。从狭义上讲，阿拉善蒙古主要指从和硕特分离出来的这部分蒙古人，因为他们是形成阿拉善蒙古部落以及建立阿拉善和硕特旗的主要部分；从广义上讲，阿拉善蒙古则包括和硕特和准噶尔两部分蒙古民众，他们都是于康熙年间为躲避准噶尔部噶尔丹而逃入沿边地区并在其后共同组成了阿拉善蒙古部落。^⑤另外，广义的“阿拉善蒙古”还应包括陆续迁入阿拉善地区，并加入“旗籍”的其他民族成员。^⑥本书取其广义指称。

其次，在“部落概念”这一主要含义之外，“阿拉善蒙古”这一名称还兼有行政区划的含义，即具有一定的“空间概念”含义。在一些

① 阿拉善左旗档案馆馆藏档案：101-3-45，42页。

② 参见阿拉善左旗档案馆馆藏档案：101-3-45，61页。

③ 参见阿拉善左旗档案馆馆藏档案：101-3-9，84页。

④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610，乾隆二十五年四月己卯条。

⑤ 详见本书第二章《阿拉善蒙古部落形成及其行政建制研究》。

⑥ 由于行政区划的变更，今天的“阿拉善蒙古”包括了生活在阿拉善地区的额济纳土尔扈特蒙古人和阿拉善蒙古人两部分。本书的研究对象则不包括额济纳土尔扈特蒙古人。

历史文献当中，“阿拉善蒙古”与“阿拉善额鲁特旗”（或“阿拉善和硕特旗”）其意相同。这是因为清廷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为阿拉善蒙古人编佐设旗时，仅设有一旗（当时称额鲁特旗），用“阿拉善蒙古”指代“阿拉善厄鲁特旗”不会导致理解上的偏差。清廷所划定的阿拉善厄鲁特旗的空间地理区域大致包括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中的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一带。本书在空间范围上，即以此地理区域为基准。为了强调其行政区划或空间范围的含义，文中的叙述，有时也用“阿拉善蒙旗”、“阿拉善蒙古地区”这样的词语。

二、选题理由及其意义

（一）选题理由

近年来，随着史学研究的繁荣，对于中国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亦蓬勃兴起，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中，针对蒙古族历史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厚。但是，另一方面，在蒙古史的研究领域，学者们往往更为关注整体民族的发展史（诸如通史类著作）；或研究视角虽有差异，但研究的主体仍是整体蒙古族。相对而言，对构成整体蒙古族的众多蒙古部落的关注和研究力度则稍嫌不足。毫无疑问，宏大图景的研究模式在民族史研究中是很有必要而且相当重要的，但这种研究取向也容易使我们忽视一些微观领域内同样是很有价值的内容。

在众多蒙古部落中，阿拉善蒙古的规模与势力并非居于前列；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不曾发生过惊天动地或激动人心的重大事件，笔者仅将阿拉善蒙古这一部落引起笔者关注和研究兴趣的几点原因分述于下：

其一，阿拉善蒙古部落所处地理形势的特殊性。阿拉善蒙古所居之地位于河套以西，东邻宁夏，北接漠北喀尔喀蒙古，西近漠西准噶尔蒙古，西南邻河西走廊。历来“为宁夏边外要地”，^①“至宁夏险要无过阿拉善。”^②尤其在乾隆二十几年准噶尔部被平定以前，这一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为实现各自的政治目的，清廷以及活跃在西北地区的准噶尔部、青海和硕特部、喀尔喀蒙古部等对这一地区都颇为关注。那么，阿拉善蒙古部落是如何在这一地区立足的？在此过程中，阿拉善蒙古又与清廷以及西北地区各方政治势力集团之间有着怎样复杂的关系？

①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11。

②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9，光绪十年浙江书局校刻本。

其二，阿拉善蒙古部落行政建制的特殊性。清廷统驭诸蒙古部落的重要政策之一是推行盟旗制度，即在蒙古地方设旗编佐，在旗之上又设立盟，任命盟长监督和控制各旗。在众多蒙古中，又分为设盟的旗和不设盟的旗，而不设盟的旗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内属蒙古中，各旗之上均不设盟，各旗由将军、都统和大臣管辖，这是因为内属蒙古各部归属清朝较晚，清廷为加强对其控制而采取直接统治的策略；另一种情况则是外藩蒙古中有极少数的旗之上不设盟，阿拉善蒙古即属于这极少数中之一，直辖于理藩院，故有“独立旗”、“特别旗”之称。为什么属于外藩蒙古的阿拉善蒙古其行政建置会是这种“有旗无盟”的形式？其原因与内属蒙古的“有旗无盟”是否一致？阿拉善蒙古的这一行政建制又具有哪些方面的特点？

其三，阿拉善蒙古与清中央王朝之间关系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一方面体现在阿拉善蒙古与清皇室保持了长期的、频繁的、持续的联姻关系，另一方面体现在阿拉善蒙古对清廷在西北地区统治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阿拉善蒙古是清代西部蒙古地区唯一与清皇室保持世代联姻关系的部落，这一方面突出了清统治者对该部蒙古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则提醒我们关注阿拉善蒙古在西部蒙古诸部中的特殊地位。此外，阿拉善蒙古自清前期该部落形成之始，直至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始终竭力维护清朝的统治，屡屡出兵参与清廷在西北地区的军事活动，“披坚执锐，以为一时之盛。”^① 是哪些因素促成了阿拉善蒙古与清廷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双方这种特殊关系的形成对于阿拉善蒙古自身以及对于清廷产生了哪些影响？

可以说，正是上述问题引导着笔者对阿拉善蒙古进行了不断的研究。同时，在探究上述问题答案的过程中，笔者又陆续发现了其他相关的问题以及这一研究领域内的盲点，从而使这一命题的研究范围得到了拓宽。

（二）选题意义与创新

本书选取阿拉善蒙古作为研究的主体，将其视为一个蒙古部落的个案进行研究，更多的是从阿拉善蒙古自身的角度、或从阿拉善蒙古与清廷双方的角度来考察阿拉善蒙古与清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并且更为关注阿拉善蒙古与清廷的互动关系以及阿拉善蒙古在这种关系中所处的位置。由下而上、以点带面地来探索清代中央王朝与边疆民族（蒙古族）

^① 昭柱：《啸亭杂录》，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0。